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中 国 现 代 出 版 家 论 著 丛 书

主编 郝振省

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

张静庐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编
郝振省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

张静庐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 / 张静庐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3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 郝振省主编)
ISBN 978-7-5604-4324-9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新闻工作-中国-民国
IV .①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8000号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

张静庐 著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710069
网 址：<http://nwupress.nwu.edu.cn> 邮 箱：xdpress@nwu.edu.cn
电 话：029-8830259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3.125
字 数：70千字
版 次：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4324-9
定 价：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张静庐，中国出版家，民盟盟员。1898年4月7日生于浙江镇海县。1969年9月在上海去世。

1911年在龙山演进国民学校毕业后，当学徒。1915年任天津《公民日报》副刊编辑。1920年任上海泰东图书局编辑、出版部主任。1924年与人合资创办光华书局，任经理。1929年创建上海联合书店，任经理。1931年与洪雪帆合办现代书局，任经理。1934年创建上海杂志公司，任总经理。任内经营出版不少进步期刊，这些期刊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1949年在上海任联营书店总经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计划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审，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组长。

主要著述有《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革命外史》《在出版界二十年》，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等。



编辑说明

张静庐是现代出版家，做过报刊、图书编辑，曾创办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上海杂志社等。1949年后，曾任出版官员、古籍出版社编审等。

《在出版界二十年》是上海书店根据上海杂志社1938年版覆印本，主要回顾了他从事出版工作的经历和得失总结；《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则是上海书店根据现代书局1932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三编版，主要是谈论中国新闻记者的兴起机缘和报纸发展历史。

这次整理重版，改原版竖排繁体字为横排简体字，改正了异体字、俗体字等，核改了一些错讹文字，依现今规范添加了文中大量书报的篇名书名号、引号以别记述文字，统一了格式等，以方便今天读者的阅读。

总序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选集张元济等中国现代出版拓荒者14人之代表性作品19部，展示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奠基所作出的拓荒性成就和贡献。这套书由策划到编辑出版已有近六个年头了，遴选搜寻作品颇费周折，繁简转化及符合现今阅读习惯之编辑加工亦费时较多。经过多方努力，现在终于要问世了，作为该书的主编，我确实有责任用心地写几句话，对作者、编者和读者有个交代。尽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特别有话语权。

首先想要交代的是这套选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是什么，必要性在哪里？很可能不少读者朋友，看到这些论著者的名字：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钱君匱、邹韬奋、叶圣陶等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又在“炒冷饭”，又在“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如此而然，对作者则是一种失敬，对读者则完全是一种损失，就会让笔者为编者感到羞愧。而事情恰恰相反，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们用心是良苦的，选编的角度是精准的，是很注意“供给侧改革”的。就实际生活而言，对待任何事物，怕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怕的就是浮光掠

影，道听途说；怕的就是想当然，而不尽然。对待出版物亦是这样，更是这样。确实不少整理性出版物、资料性出版物，属于少投入、多产出的克隆性出版；属于既保险、又赚钱的懒人哲学？而这套论著确有它独到的价值。论著者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只读圣贤书”的出版家，而是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焦急民族发展困境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着国家的积贫积弱，民众的一盘散沙，生活的饥寒交迫，列强的大举入侵，和“道德人心”的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不能拯救中国的危局，在西学东渐，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固守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品格，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使命，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评介新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出版文化事业进行了拓荒性奠基。如果再往历史的深层追溯，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胸与志向的使命追求，正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所倡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些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思想家们肃然起敬。以张元济等为代表的民国进步出版家们，作为现代出版文化的拓荒奠基者，其实就是一批忧国忧民的思想大家、文化大家。挖掘、整理、选萃他们的出版文化思想，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之举，也是为新时代实现古今会通、中西结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的必须之举。

不仅如此，这套论著丛书的出版价值还在于作者是民国时期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群体，一批立足于出版的文化大家和思想大家；14位民国出版家的19部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未曾出版，具有重要的填补史料空白的性

质，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耕耘者都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财富之集聚。通过对拓荒和奠基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这些出版家部分重要作品的刊布，让我们了解这些出版家所特有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人文情怀，反思现在出版人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而忘记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精神追求等等现象。

之所以愿意出任该套论著丛书的主编还有一层考虑在里面。这些现代出版事业拓荒奠基的出版家们，其实也是一批彪炳于史册的编辑名家与编辑大家。他们几乎都有编辑方面的极深造诣与杰出成就。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也特别想从中寻觅和探究一位伟大的编辑家，他的作派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张元济先生的《校史随笔》其实就是他编辑史学图书的原态轨迹；王云五的《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其实就是编辑工作的一方面集大成之结果；邹韬奋的《经历》中，就包含着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心血智慧；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不乏他的编辑职业之体验；陆费逵的《教育文存》、章锡琛的《〈文史通义〉选注》、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等都有着他们作为一代编辑家的风采与灼见；赵家璧的三部论著中有两部干脆就是讲编辑故事的，一部是《编辑忆旧》，一部是《编辑生涯忆鲁迅》，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只要你能认真地读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位职业编辑做到极致就会成为一位学者或名家，进而成为大思想家、大文化家，编辑最有条件成为思想家、文化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月”。我们的编辑同仁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编辑职业的神圣性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骄傲吗？

这套丛书真正读进去的话，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是这一批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现代出版文化的

开创者与建树者，为西学东渐，为文明传承，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努力，他们所举办的现代书、报、刊社及其载体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输的重要通道，成为中西文化发展交融的重要枢纽，成为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和探究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精神园地。甚至现代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出版文化的初步形成，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诞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在他们旗下的出版企业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的还是他们所在出版单位的作者或签约作者。更多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出书、办报、办刊而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民国出版家及其拓荒性论著的价值的重视还很不够。而这套论著丛书恰恰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我们为什么不认真一读呢？

是为序。

郝振省

2018.3.20

目 录

总序 郝振省 (1)

上编 中国的新闻记者

一、新闻事业与新闻记者.....	3
二、新闻记者的地位.....	8
三、新闻记者的资格.....	13
四、外勤记者与访员.....	21
五、外勤记者的采访新闻.....	26
六、内勤记者的分工.....	34
七、新闻记者之养成与待遇.....	41
八、中国新闻记者的组合.....	47

下编 中国的新闻纸

一、新闻纸的起源	53
(一) 新闻纸的定义	53
(二) 从唱卖新闻谈到邸报	55
二、新闻纸的发展	59
(一) 外国人所办的新闻纸	59
(二) 中国人自办的新闻纸	62
三、新闻纸与革命运动	66
(一) 辛亥革命前后的新闻纸	66
(二) 洪宪时代的讨袁报	68
(三) 新文化运动与副刊	70
(四) 忆《商报》	72
(五) 革命军北伐后上海报界的小变化	75
(六) 北平报界的不幸	77
四、中国报馆的组织和现状	82
(一) 上海报馆的内部	82
(二) 上海各报的现状	83
(三) 上海现存的晚报	85

上编

中国的新闻记者

一、新闻事业与新闻记者

开宗明义第一章，我要提出“新闻记者是什么”这一个问题。

随便什么事物，如果不加以一种慎思精辨的功夫，对于那一件事物的意义，总是似明了非明了，而不能加以明确的解释的，譬如“国家”一个名词，几乎个个人都知道的了，都明白的了，但你倘若随便问什么人，说：“国家是什么？”那这个人一定不能回答，最多也只能说“国家就是国家”罢了。至于国家的性质，国家的作用，国家的历史，就很少有人能回答得明白的了。世界上像这类的事情很多，表面一层似乎人人都懂得，若揭开了表面讲骨子，便不能回答了，这正合上了我国的一句“似懂非懂”的俗语。

如今我提出了这个“新闻记者是什么”的题目，猛一看我知道一定要惹人家的笑话，一定有人要说：“新闻记者就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难道不是新闻记者吗？”不错，新闻记者固然就是新闻记者，但“就是新闻记者”六字难道就可以回答“新闻记者是什么”一个问题了吗？这种半斤八两的回答也就未免太简单，太滑稽了罢！

当然，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结果也总是免不了“新闻记者就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也决不会变成非新闻记者的。但我们所要求的回答，是要从各方面去说明新闻记者，不是从新闻记者本身去证明新闻记者这一点。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当得要注意的！

就历史方面讲，我国是向来没有报纸的——从前的邸抄官报，完全是一种公布命令的机关，没有普遍性，所以不能称为报纸——所以可以说我国向来是没有新闻记者的。新闻记者的发源地还是在外国。

我们现在都知道报纸的重要了，没有了报纸，差不多就如失去了我们的耳目一样，但报纸是一个空壳子，要没有新闻记者替报纸支持门面，那报纸仅不过一张白纸而已，决不能成为社会的必需的读物了。

但报纸何以必需新闻记者支持门面呢？新闻记者又何以能替报纸支持门面呢？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得要先明了报纸的可贵之处何在，再研究这些可贵点的来源，就可以得到相当的答复了。

我们先问：我们为甚么一天不能不看新闻纸呢？人类是求知的动物，人类又是万事都要求解答的动物，知可以从学校的书本上获得，知也可以从一切自然现象上获得，但最重大最需要的是从人类自己的行为上能获得一切更大更深更切实用的知。人类不能不求知，人类不能不明了自己的行为。但自己的行为不是从自己本身可以看出的，一定要从普照一切的镜子里方可以映出——这普照一切的镜子，就是我们日常必需的新闻纸了。

因为那上面详细的载着：人类的斗争，自私，虚伪，强暴，一切无告的痛苦，罪恶的欢乐，人类从这里可以窥见自己——但一般醉生梦死的局促之夫，也可以从这里迷却自己！

这些就是新闻纸的可贵之点，新闻纸之所以成为我们每天必需的读物之理由也就在这一点。然而这些可贵之点，不是新闻纸本身所具有的，乃是新闻记者所造成的。新闻记者去采访了一切珍贵的新闻，新闻记者又把这些珍贵的新闻分门别类的编辑起来，再经过了一翻印刷的手续，才成为我们一日不能脱离的新闻纸。所以饮水思源，如果我们要把新闻纸的价值看高，我们就得要把新闻记者的地位也同样看高才对。这就是新闻纸的功用方面说——也可以说是从新闻记者的功用方面说。

再从性质方面说。中国的新闻记者，大概可以分成两种组织。恐怕欧美各国也是如此的——那两种呢？一种便是报馆里的记者；另一种是通讯社^①的记者。

为说明便利起见，这里似乎要把报馆与通讯社二者的关系略加说明的必要。报馆，那便是日报的制造发行者。而通讯社则仅是新闻的供给者，通讯社每天所得的新闻，只要有报馆肯采用，且能给与相当的稿费者，通讯社便能将新闻送给报馆，由报馆加以编辑而披露于报端——通讯社的新闻稿，也有私人订阅的，但无关紧要，故不赘述——报馆因欲报纸的发达，不能不采用新鲜的重要的新闻，故除了自己雇用的新闻记者（即报馆新闻记者）外，更得要采用通讯社的新闻稿。而且通讯社供给新闻于各家报馆，不仅只一家，所以它常常是为各报馆所

① 编者注：原稿为“通信社”，现依规范改为“通讯社”。

重视为新闻之重要的来源。

报馆的组织比较复杂，所以对于新闻的采访也不能十分普遍而完备，虽然有些报馆也雇用着很多的外勤记者，但仅能采访到某种特别的新闻而已，它的范围是决不会普泛的，所采访新闻也是很有限的。而通讯社则不然，因为它把采访到的新闻作为唯一的职务，所以对各种新闻的来源，常常不肯轻易的放弃，就是新闻的材料，也是没有一定的限制的。因此，通讯社的新闻，与报馆记者采访来的新闻，常常不会冲突。所以通讯社能够存在，而报馆方面也就不得不重视通讯社了。

报馆与通讯社的关系既明，如今可说到新闻记者了。照普通的解释似乎新闻记者的职务仅不过采访新闻而已。这句话自然有一部分的真理，譬如通讯社的记者，和报馆的外勤记者（专司采访新闻之责任），岂不是他们的职务仅限于采访新闻吗？但如果要把新闻记者的意义扩大时，则这句话便不能成立了。但也有以为只要从事于新闻事业的，除了印刷工人，不管他是报馆的营业员，校对员，和通讯社的抄写员，都一律称之为新闻记者。这样的解释又似乎太宽泛了。

今试说新闻记者之范围如下：

凡供给、编辑各种新闻（电报当然在内），使成为报纸者，便是新闻记者。凡代表报馆立论者，便是所谓评论记者——这往往是一报馆的总主笔。而文艺编辑虽也有称为记者的，但是是附庸的，无关重要。